

文化认同：博物馆核心价值研究

兰维（南越王宫博物馆 广州 510030）

提要：现代博物馆的诞生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联系紧密，是各民族国家维系其认同的重要文化设施。在历史发展中，博物馆持续地发挥着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作用，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而处在急剧变革时代的当代博物馆，仍需充分认识其实现文化认同的使命，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各项实践活动，让收藏更有针对性，陈列更有层次性，教育内涵更为丰富。

关键词：博物馆；核心价值；文化认同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博物馆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无疑是博物馆省视自身、谋求长远发展的必要之举。

近年来业界对博物馆核心价值的认识，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文化遗产的保存、延续和交流是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文化多样性或话语多样性是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博物馆的核心是博物馆中的收藏，是遗产，即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以人为本”应是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公益性是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收藏与展示（教育）应该是博物馆建立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博物馆核心价值是指博物馆利用藏品在为社会服务时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促进社会变化发展是博物馆的核心价值；藏品保管、非正式教育、引领大众、接触可达和社会目的五个核心价值共同组成了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些观点中，有人认为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是博物馆的传统职能，如收藏、展示、对人的教育与服务；有的观点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博协对博物馆的新定义，如促进社会变化发展、社会服务和社会目的等；有的则体现了博物馆的性质，如“公益性”；而“文化多样性”则从全球博物馆的层面指出了博物馆海纳百川的特征。这些莫衷一是的结论，恰恰表明当代博物馆对其自身使命和定位的不确定性与困惑。

不同时期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不同。从诞生至今，博物馆的职能经历了从收藏、研究到收藏、研究、展

示、教育的不断扩充过程。每一次扩充均是顺应和反映时代要求的结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一些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正遭遇同化和巨变，人们开始担心自我独特身份的迷失，于是寻找自我身份和归属感的诉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包括对归属的感知以及作为某一地方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感知。历史和文化遗产的认同是确认自我身份、获得归属感的主要来源，世界各族人民都在追溯自己完整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基于此，膺有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责任的博物馆需积极响应社会发展需求，利用丰富的收藏、科学的研究、多样化的展示及多渠道的传播途径促进文化认同，这是处于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博物馆所面临的主要责任，也是国际博协博物馆定义强调博物馆要“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应有之义。

一、文化认同作为博物馆的核心价值

“认同”来自于人类学对族群的论述。人类学认为族群是一种构建在认同基础上的人们共同体，“族群意识”是最基本的族群构成要素。除此之外，其他学科领域也开始使用并探讨这一概念：

“国际关系”学者将认同视为对外的集体身份，比较政治学与法学学界倾向于将其定义为一种公民权利的认可，文化与历史学者则侧重于此概念所包含的价值性与文化内涵。本文的“认同”是指“归属于现在与过去一种特定文化”之感^[1]，包括文化认

[1] 黄英哲：《欧洲认同的建构》，载台湾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认同建构——国家博物馆与认同政治》，台湾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同、政治认同和个人认同等。

“文化认同”即“culture identity”，是西方社会科学语境下的一个词汇，指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个体对其所属文化及文化群体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1]。文化认同也是身份构成的过程，构成身份的元素是文化符号，例如地方、历史、族群、国籍和宗教信仰等。博物馆文物则是一种富含文化信息的符号，因此也是人们形成文化认同、建构自身身份的重要资源。在博物馆文化认同作用研究上，沙伦·麦克唐纳的研究较为深入。他对19世纪博物馆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的文化认同作用作了简要概括，认为博物馆的展品和建筑是文化的表征和“对象化”，而文化是民族的表现方式，博物馆将这些物品集中在一起，自然被看成是民族认同的表现。此外，博物馆的视觉和空间特征对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的博物馆除了表达民族认同，还能表达后民族、跨文化认同^[2]。中国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博物馆的文化认同作用，进行了一些探讨。比如有人认为城市博物馆应该以建立城市文化认同为己任，培育成熟的现代城市文化。认同对现代社会十分重要，促进各层次的认同是当代中国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博物馆促进认同需要条件和方法，促进认同将为博物馆的各项工作提出新的要求^[3]。当代博物馆面临着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现实，尤其

是商业利益和消费主义的大环境，博物馆的本质、使命和价值开始变得模糊。作为博物馆人，不得不思考博物馆存在的意义为何？台湾博物馆界在这一背景下举办研讨会，探讨了“国家”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功能及面临的挑战^[4]，认为“国家”博物馆藉由宣示和分享，形成对“国家”和文化的集体认同，发挥了文化认同的作用。

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博物馆还可以建构“民族/国家”甚至更大范围的政治认同。在18、19世纪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博物馆就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博物馆作为知识传承载体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凝聚记忆、形塑集体认同的场域^[5]。政治认同遵循着“文化—民族—国家”的认同逻辑。对20世纪欧洲的社会现实而言，欧洲认同的构建过程可以说明博物馆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欧洲认同虽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必须要有一个现实的、人们能够看到并亲身参与的场域，否则“欧洲认同”就真的只是一种想象。欧洲认同是一种后民族、多重身份的认同，其建立基于自由民主及建立一个欧洲公共政治领域的基础上，但它又与民族国家认同共存。欧洲博物馆的建制对“欧洲认同”的建构至关重要，作为书写民族集体记忆、凝聚认同的重要场域，它的第一个展览“这是我们的历史”便是诉说1945年以来由27个独立国家共同建构成欧

[1] 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2] 沙伦·麦克唐纳：《博物馆：民族、后民族和跨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1年第2期。英国布拉德福市具有很长的移民历史，移民来自于爱尔兰、意大利、德国、乌克兰等，但最多的是南亚人。1986年尼玛·普法娅·史密斯接任布拉德福卡特莱特霍尔跨文化艺术馆时，南亚人很少来参观。史密斯决定改变这种状况，让博物馆表达一种复合的、多样文化的身份。她与南亚人商办，举办了一系列临时性展览，展览既照顾到本地人，又考虑到南亚人的感受。展品跨越地域界限，但其材料具有技术上的联系和文化意义，比如展品就包括受南亚风格影响的英国当代艺术家设计的珠宝。展览还收录了与南亚无甚关系但与布拉德福有关的艺术品、一件当年布拉德福藏家收藏的日本铠甲等，展现了地域的多层本质，也拓宽了来自多元视角的主题。通过展览表达了当地各群体的文化边界及其身份的变动性，该馆的“跨文化认同”策略得以实施。

[3] 宋向光：《促进“认同”是当代博物馆的重要任务》，《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

[4] 台湾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认同建构——国家博物馆与认同政治》，台湾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5] 同上，第36页。

盟的漫长历程^[1]。欧洲博物馆通过这种展览提供某些特定的事物或事件，做为人们共同情感和集体记忆的载体，建构其对“想象的共同体”——欧洲的认同。

那么，政治认同在中国的博物馆如何体现呢？建国初期，中国的博物馆主要发挥其政治宣传功能，“要利用文物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启发其反帝反封建之革命思想，并协助国家建设事业工作之目标”^[2]，以此建构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改革开放后，博物馆的发展有了新方向，发挥着“传播知识、进行爱国教育”的重要功能。而台湾蒋介石政权则将象征中国传统菁英文化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作为战后台湾人民“国家”认同建构的元素，以争取更多外国人士与华侨的认同与支持。无论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抑或将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以达政治目的，都体现了“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特质，博物馆则成为促进国家政治认同的媒介。可见，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设施，是政治认同得以形成的物质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与族群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族群的发展只有凭借文化认同，才能自觉且有选择地与其他文化交流，维持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某一族群若失去自身文化认同，而任由外来强势文化冲击，对一个族群的发展将是致命的打击^[3]”。因此，文化认同是族群、国家等政治认同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没有文化认同，其他认同则是无源之水。虽然有学者认为博物馆处于“晚期现代性”或“第二现代时期”^[4]的当代，博物馆除了表达传统的单

一文化—民族—国家认同外，还可以表达后民族和跨文化认同。这是对博物馆文化认同内涵的丰富，也体现了博物馆对时代的适应性调整，但毫无疑问，即使这种对博物馆所处“晚期现代性”时期的论断是正确的，当代博物馆促进后民族和跨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要以单一文化—民族—国家认同为基础，二者应该并存。博物馆构建社会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实物性、科学性、自主性和跨越性等特定的方式和特点。博物馆因为其物质性可以发挥其无可比拟的促进文化认同的优势，为人们归属感和身份的获得进而对国家及更大的人类实体的政治认同提供遗产资源。诚如安德森所言，“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都深具政治性”^[5]。可以说，文化认同作为博物馆的核心价值越发得以彰显。

二、文化认同的实现

（一）实现文化认同的前提条件

博物馆促进和支持认同的主要任务有四点：协助认同主体自我定位、丰富对认同群体的认知、强化对我群体的信任、关注他群体状况^[6]。要完成这四项任务，前提是博物馆各方面业务工作的紧密配合，为促进和支持认同提供保障。

首先，博物馆的藏品征集需作出调整，要高度关注文化的系列性，注意搜集最能体现某一文化特色、在该类群体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价值的物件，比如与特定群体代表性人物有关的物件，通过搜集并展示这些物件，人们就能对特定群体有所认

[1] 黄英哲：《欧洲认同的建构》，载台湾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认同建构——国家博物馆与认同政治》，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37页。

[2] 詹彩芸：《故宫博物院 华人世界的共同记忆与资产分享》，载台湾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认同建构——国家博物馆与认同政治》，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53页。

[3] 石群勇：《多重认同：文化遗产与博物馆——以凤凰山江苗族家庭博物馆为例》，《凯里学院学报》第27卷第4期。

[4] 沙伦·麦克唐纳：《博物馆：民族、后民族和跨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1年第2期。该文讨论了处于“晚期现代性”或“第二现代时期”的当今博物馆表达新的、后民族的、跨文化认同的可能性。

[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叻人译：《想象的共同体》，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第195-200页。

[6] 宋向光：《促进认同是当代博物馆的重要任务》，《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

知或促进认同。

其次,博物馆研究除继续运用考古学、文物学方法外,还要利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对物件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研究,厘清物件与群体特性的关联,使物件背后的“故事”更为丰满,为博物馆的展示与教育奠定基础。

再次,博物馆的陈列要选取最能体现特定群体特性的物件,通过各种主题表达某种群体特性,形成观展群体与展览的互动,使他群体对我群体的特性更加了解,促进本群体的认同。这样的展览充分体现了博物馆作为多元文化交流平台和场域的特征,是各种文化互动和相互了解、减少误会的重要方式。

最后,在教育方面,由于传统的“一言堂”式导览的弊端较多,近年来建构主义的学习方式在欧美博物馆界十分盛行。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博物馆教育人员担当引导者角色,目的是让学习者通过导览和参与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和体验。由于人们的认同具有场景性^[1],与某一时刻周围的人、事等有关系,所以博物馆教育的整体原则就是要创造有利于观众认同的场境、开展观众参与性强的教育活动,使观众对特定群体特性形成一种深刻的在地体验。博物馆还可以组织同一群体成员参与节日庆典、社群联谊、互助活动和博物馆之友活动^[2]等,加强彼此间的情感联系,强化群体成员对本群体的认同,同时还培养了认同能力,为以后正确处理现实生活中的认同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 文化认同的具体实现

不同的博物馆具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价值。地方博物馆主要以促进地域文化认同为主,但引进的外地临展则具有双重性。首先它会开阔本地人的视

野,使其对异域文化有所认知;再者本地人将异文化与本文化进行反观对比,也会加深其对本文化特性的理解和认同。所以,博物馆发挥何种层面的认同作用,需要具体分析。下文以国内博物馆为例,从微观上对博物馆的文化认同作用进行探讨。

1. 社区认同

“社区”是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等学科的重要概念。本文首先要探讨博物馆对社区居民文化认同的作用,因此这里的“社区”概念主要采纳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对社区的认识。

“社区”与地理区域、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和社会观念等因素相关联,注重社区成员对社区特点的认同感,认同感是维系社区成员的纽带和维护社区特色的屏障^[3]。对社区来说,除了组织上的归属感,即行政上隶属于某个街道办或者居委会之外,文化认同是连接它们的主要方式。在一些西方国家,博物馆维系社区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强调。近年来兴起的社区博物馆最适宜于发挥这种作用,它不仅被认为是社区历史、环境、现状的收藏、研究与展示中心外,同时还是一个构建社区共同记忆、加强社区群体认同、激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创造性活力、社区公益性活动的中心^[4]。

除此之外,通过举办与社区历史和记忆有关的展示和活动,一般的城市博物馆也可以促进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历史是文化构成的重要方面,对加强社区认同至关重要。博物馆通过策划与社区记忆和历史有关的现场活动,唤起社区居民的集体记忆,促进他们对社区的文化认同。有关社区的历史或者文化事项十分芜杂,博物馆可以搜集有一定历史但尚在使用的物件及图像,再通过展示、互动活动等形式让社区居民参与其中。每一个社区曾经都

[1] 黄英哲:《欧洲认同的建构》,载台湾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认同建构——国家博物馆与认同政治》,台湾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2] 宋向光:《促进认同是当代博物馆的重要任务》,《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

[3] 宋向光:《博物馆应自觉融入社区建设》,载李文儒主编:《全球化下的中国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4] 曹兵武:《博物馆作为文化工具的深化与发展——兼谈社区博物馆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中国博物馆》2011年合刊。

发生过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与城市街区名称和范围的变迁、古旧店铺的兴废、旧时生活状况、社区著名人物等有关。社区居民在博物馆通过物件、图像、分享故事和彼此互动，构建社区记忆，达到对社区文化的认同。

2. 城市认同

对于现代城市而言，其居民构成十分多元化，人口流动迅速，比如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际大都市的居民多为移民与跨文化公民^[1]。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比例将继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来到城市，亟需重新建构自己与所在城市的历史记忆的联系，以及对新社区的认同^[2]。

有人认为博物馆是一面镜子，当地的人可以反观自我，外边的游客可以从中照见不同的文化^[3]。当地城市的人通过博物馆了解自己所生长的城市、唤醒或构建他们有关这座城市的记忆，构建城市认同。外地游客则将博物馆展现出来的“异文化”与自我所属的“本文化”进行对照，客观上增强了身份上的安全感和对其文化的认同。例如，福州三坊七巷改造为社区博物馆就不仅是文物古迹与遗产保护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意义的社区改造问题，更是一种城市记忆的建构，这种建构形塑了福州人对福州的文化认同。对外地人而言，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意味着“福州特色”，与“本文化”的这种差异自然会唤起其对自身城市或文化的认同。

3. 地域认同

“地域”在这里意味着以历史区划为基础形成的现代省级区划，这些省级区域一般具有一个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即所谓现在的省会。安德森认为民族和国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他用人

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三种制度相互关联的现象，说明国家是如何借助文字传播、视觉观看来凝聚人民的共同经验，形塑并强化这“想象的共同体”的。地域虽然空间上小于国家，但广阔的范围也使得地域认同的维系需要依靠种种文化制度。

博物馆因为其存在的永久性，最适宜于表达和形塑地域认同。一个地域通常会包含不止一个的人类群体，这些群体文化不同，但隶属于同一行政区划之下，在历史上即建立各种往来和联系。以当代中国为例，其行政区划基本继承了明清以来的格局，这使得同一区划的群体分布也延续下来。中国以省为发展主体的思路如何获得各群体的认同和支持？这需要构建同一地域内群体的认同。认同建立在共有的历史和记忆基础上，博物馆是历史物证和记忆的保存和展示之处，可以促进各群体对所处地域文化的认同。

4. 国家认同

国家博物馆是国家的文化与社会教育机构，国家认同的构建主要通过国家博物馆来实现。在收藏范围上，国家博物馆通常以国家地理范围与国民为界线，藉此建立国家文化总和，延伸出国家文化价值^[4]，这是它提供国家认同的基础。

展示是博物馆与民众接触的最主要形式，国家认同主要通过国家博物馆的展示来构建。在展示上，以传达国家与国民成就、国家文化价值为主要目的，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悠久的历史、伟大的人物以及经济、科技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等，在情感上都会使人感到作为一国之民的骄傲，构建起对国家的认同。

[1] 曹兵武：《博物馆作为文化工具的深化与发展——兼谈社区博物馆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中国博物馆》2011年合刊。

[2] 曹兵武：《留住城市历史之根 铸造城市文化之魂——福州三坊七巷探索以社区博物馆综合保护与传承城市文化遗产》，《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11年第2期。

[3] 同上。

[4] 颜上晴：《国家博物馆建构国家认同的反思》，载台湾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认同建构——国家博物馆与认同政治》，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70页。

三、结语

现代博物馆的诞生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联系紧密，是各民族国家维系其认同的重要文化设施。在历史发展中，博物馆持续地发挥着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作用，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而处在急剧变革时代的当代博物馆，仍需充分认识其实现文化认同的使命，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各项实践活动，让收藏更有针对性，陈列更有层次性，教育内涵更为丰富。有研究表明，观众的参观动机可能

是由于身份认同^[1]。通过对观众认同需求的研究，提供更切合观众需要的产品与服务，以扩展更多样化的观众，并增进观众的参观经验，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文化认同作用，这是博物馆践行“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宗旨的体现。在文化多元化和人口流动迅速的当今社会，博物馆尤其是艺术馆可以尝试表达后民族的“跨文化认同”，就像沙伦·麦克唐纳文中的英国布拉德福卡特莱特霍尔跨文化艺术馆一样。

[1] 王启祥：《博物馆观众身份认同的研究与启示》，载《认同建构——国家博物馆与认同政治》，第181页。